



楊潤身 著

千听百見的故事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鞭子娘告狀.....	1
人与鬼.....	18
千听百見的故事.....	34
春节回故乡.....	41
老夫老妻.....	53
小鴿子和老奶奶.....	65
父与子.....	74
不朽的友誼.....	79
李九九.....	92

犍子娘告状

一

張老二过去是楊家庄数一数二的地主。一九四八年土改，农民分了他的地，明着没有话，暗里恨死了分地户。自从朝鲜战争一爆发，他象春天的馬蜂，又展开了翅兒。

張老二到县城里和一个姓孟的去鬼混了一番，取得了联系，一路上做好了打算，回到家里、打落了身上的尘土，便向老婆問道：“海海不在家？”

他老婆又白又胖，懶猪似的盘臥在炕上，睜开細长的眼睛說：“海海准是又去他干娘家啦！唉！孩子不回家，老子不种地。我看以后喝西北风去呀……”

“天不灭曹，以后看吧！”老二倒了一杯茶，坐到椅子上。一面喝茶，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：信是楊犍子从朝鮮給他爹邮来的。他用舌头舐湿了信封口，慢慢的拆开它，眨着烂眼，不住的上下看着。

他一气看完了信，把眼珠子向上吊起来想主意。一会儿，他用手絹擦了一下眼，鼻子里出了一声笑，把信紙撕了，捏成一团，放在嘴里嚼烂，一口吐在牆角里。接着就拿了一张紙，重新用毛笔写了假信，装进了信套里。又用浆糊粘成了原样子。

过了些时，海海走进来了，象老鼠見了猫一样，呆呆的站在門口。老二沉下臉說：“没人管的东西，往哪兒瞎跑哩！去！把这封信送给你干爹！”

海海一退出門口，象兔子一樣的跑走了。

犍子家在离村三里地的西山坡上，犍子娘去娘家走亲了，犍子爹坐在小板凳上，吃着紅枣。自从听到东北上的风声，心里正窩上了一股气兒。

海海跑上山来，把信交給犍子爹，犍子爹不識字，把信看了一下装进怀里，望着海海笑了笑，就把紅枣給他干兒子，自己抽起烟来。海海躺在犍子爹怀里，吃着紅枣，用小手摸着犍子爹的黑胡子。海海是張老二用五斗玉菱子买来的，自小犍子娘把他奶大，犍子爹娘把海海当亲兒子看待，海海也就常住在犍子家里。張老二乐得做人情，平时便讓海海叫犍子爹干爹，叫犍子娘干娘。海海觉得他們比張老二夫妻还对勁，偏叫爹叫娘。老二强迫海海叫他爹，海海当面只得叫他，可背轉臉就罵他“老虎眼”。

犍子爹抽完一袋烟，要找人看信，順便挑着担粪往地里送。这地，就是去年冬分的張老二的。一四方块整二亩。因为地打粮多，村人送名“刮金板”。

地邻張老栋，也在麦苗地里上便尿，犍子爹走过去說：“老栋哥！怎么你不往你分的地上上粪呢？那块是菜茬，該先上粪呀！？”

老栋沒抬头，一面倒粪一面說：“唉！犍子爹！你住在山上不知道。老东边又打起来啦！怕把粪尿白喂了地主！”他停了一下：“犍子不是志愿到朝鮮了嗎？有信沒有？”

“我正想找你看信哩！”犍子爹便把信掏出来，叫老栋給他念。信里說：“父母亲大人：朝鮮战争爆发以后，我們調到了朝鮮国，和美国打仗。人家飞机多，武器好，我們天天退却。你們也該預备一下，这就是三次大战爆发了，今后可不知道鬧成啥样哩……”

老栋念完了犍子的信，脸色沉下来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村里人们嚷嚷开了，听说：英国、法国、老日本……几十国都和咱打开了，这事……这事真他妈的‘圪恼’人……真够人受！”

犍子爹，瞪着眼看麦地，手指头在地上划着道道。他本已发愁了好几天，又听到犍子的信，使他肚里的疙瘩更大了。

犍子爹回到家里，肚子里总象有个老鼠在横爬。没干活也没吃好饭。到了晚上，天上刮着西北风，犍子爹还走出门去，在一块山石上坐下来。想起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三日的事，那时蒋匪把农民已经分得的土地，还给地主，还用十二把铡刀铡了二十九个青年农民。虽说这次土改时咱正害病，没伤损地主们一句，分得的二亩地，也是亲家的，可谁知道他会怎样，心在人家肚里装着呀。……他抬起了头，看见天上的星星正在乱闪光。

这时候，突然从犍子爹身后走来一个黑影。

“呀！是你！二寡妇，到村里干啥来哩？大黑的天！”

二寡妇走到犍子爹脸前，四外看了看没有人，把声音放得低低的说：“好兄弟呀！你还不知道，美国兵在朝鲜造了反，听说快反到咱中国地啦！我分了你亲家的黑皮袄，俺又给他送回去了，分了地的也得退。你可不要向外说。你看看这年月，大好的日子不能正经过，那狗日的反动货们就死不尽呀！”她说着要上山，走了两步又返回来说：“犍子爹：你亲家那人，可是个嘴甜肺黑辣椒心的货，你可多给俺添句好话。”二寡妇说完话，象有什么东西追着她，迈开大步上了山。

这话打动了犍子爹，他就慢慢的去锁了门，去找亲家张

老二。

犍子爹走到張老二門口，叫了两声亲家，沒有人答应，他繞到亲家后門里进去，慢慢迈进正房，看見一个穿藍色长袍的，油灯忽然灭了。等又点着了灯，那个人不見了。

“呀！是亲家！快坐下！大黑天往下走，有事嗎？”老二臉上有点不自然，話声还是那样的亲切。

犍子爹抽着烟，呆呆的等了半天，一会儿抬起头来，紅着脸說：“亲家！我打算把“刮金板”給你退回来。”

老二的臉皮很庄重：“这可不行吧！政府法令咱遵守，再說……”“不是……亲……亲家，我……我养种不清！”

老二盘算了好大一回，然后說：“亲家！这样吧！我买下你的地吧！”

犍子爹抬起了脑袋說：“买？那也行，我可是不要錢。”

“亲家想帮补我是不是！那也好！反正咱两家，什么你的我的，可……可是文書上得写上錢数呀！哈哈……”老二笑的嘎嘎响，嘴里流出了一条水綫。他擦了一下嘴又說：

“等会找人写張文書！你把土地証交来。喂！还有，咱要把話說清楚，我是买的你的地！走到哪兒也要这么說，我是为了你，你是一个明白人！”

犍子爹沉沉的点了一下脑袋，就回家找人写了文書，第二天送給老二。

二

第三日早上犍子娘回家了。犍子爹正在沒精打采的燒早飯，犍子娘給他一張白面餅：“白面的，是大嫂給的，還有一張給海海留下了！茅坑滿了，我往‘刮金板’地里挑担糞

去！”

犍子爹的嘴巴打着战：“不不不……不用担啦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說你甬担就就……就甬担啦！”

“甬担？不看見尿都流出来啦！”犍子娘拿起担杖就往
外走。

犍子爹急步赶出去，拉住了犍子娘的手：“我……我把
“刮金板”卖给亲家啦！”

“呀！把地卖了！”犍子娘楞怔了，身子站的笔杆直，
头发根发了热，眼里冒了火。

犍子爹再不知道說啥好了，只是說：“你……你摸不
清……不！我养种不了啦！”

“去給我把文書要回来！去！去！去！”犍子娘气的真
想咬犍子爹一口。

犍子爹再也說不完一句話。

“你不去！我去！”犍子娘“当”的一声，把担杖扔到
地下，拔起腿就下了山。

犍子娘走到老二家門口，压了压肚里的火，才迈进门
去。張老二正燙好一壶酒，预备喝，一見犍子娘的臉色，便
知道了来意，滿臉发笑說：“哈哈！亲家母呀！喝盅
酒！”

犍子娘站到桌子边說：“亲家！我的地可是不卖呀！”

“什么卖不卖的，亲戚理道的，那还不好說……哈哈
哈……坐下說！”老二还是滿臉笑。

“那正好，你給我把文書拿出来吧！”犍子娘滿臉沒有一
道笑紋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你回去和亲家商量一下，嘻……”

“他拿不了我的事！給我文書！”犍子娘不松嘴。老二實在沒想到犍子娘這一手，他把臉慢慢的沉下來，手指揉了揉一下紅眼邊，下巴縮到脖子里，低聲的說：“親家母！咱把話說開，給你是人情，不給你是本分。再說……你也是個明白人！……”

“你！你說！你到底給不給文書！”

“給？”老二的黑眼珠子向上轉了幾個圈。

“你不給就不行！”犍子娘的氣上足了。

“……”老二連口氣也沒出。

“好！政府里說去！”犍子娘走了。

老二的眼珠子又向上翻了几下，鼻子里出了一聲笑：“哼……母狗打滾兒，真不見蛋（簡單）。”他用三角子眼送出了犍子娘。

犍子娘去找村長和支部書記，都到專署受訓了，她急忙又去找民政委員。民政委員正在辦喜事，沒工夫管。犍子娘想：恐怕管也管不了，所以才返回家裏來。犍子爹在炕上呆呆的坐起來，吸了一鍋旱煙，嘆了兩口氣。

犍子娘坐在炕角邊想：鬥爭大會前，他張老二象孝子一樣，沿門叩了頭，大會上，大伙還沒說，他先坦白了，今兒個，他吃了什麼藥，又是這麼粗氣兒？……唉！也怨犍子爹這個沒出息鬼，胆小心眼死，蝸子叮着舌頭也不嚷一聲。她真想狠狠的罵他一頓。但又想：罵一頓頂了啥，要緊的是得把文書要回來。

第二天，犍子娘到區上去告狀，從楊家莊到區公所駐村，有三十五里地，還隔五道山。心里窩火氣力大，沒有等到人們吃早飯，犍子娘就到了區公所。區里幹部，除了幾個下鄉的，全數到縣開會了，做飯的伙夫告訴犍子娘：“有事

請到縣上去！”

到縣還有四十里，犍子娘看了看日頭，就喝了碗白開水，吃了塊玉面餅，扶着棍子就又往縣上走了。

日頭偏了西，犍子娘到了縣政府門口，擦了擦臉上的汗和泥，走進縣政府的大院里。這時縣幹部剛吃過下午飯，一群人在搶大個兒皮球，她舉着棍子向人群里喊：“喂！哪個同志管打官司，我有事討論哩！”

皮球落在鐵環里。“呱啦呱啦”一陣巴掌响過後，法院的周同志跑出來問：“啥事，大娘！”犍子娘往前趕了兩步說：“我想告個狀！”周同志點頭說：“好吧！明天吃過早飯來，現在不是辦公時間。”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犍子娘又進了法院，坐在凳子上，把自己的事由說一遍。

等犍子娘說完後，周同志用鉛筆掃了一下長頭髮，然後問犍子娘：“出了文書啦？”

“出過啦！是老頭子辦的，我不知道，那時我到娘家走親了。”

周同志滿口答應着：“好吧！你先回去；等着出傳票，雙方都來，看情形做決定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政府不能給他下個條子，叫他給我退回來呀！”

周同志笑嘻嘻的擺了一下手說：“不能那樣辦，大娘！打官司要聽兩面說，你說是不是！”

犍子娘沒話了，走出門外又返回來，悄悄的說：“同志！張老二可不是個好東西，還有……早點給我出傳票。”

三

七八天過去了，傳票送來了，傳犍子爹娘齊進縣。當天

晚上，犍子娘忙到了二更天，烙干粮，补鞋子。开头，犍子爹死也不进县，犍子娘板着脸左说右劝，犍子爹才算答应了。

張老二骑着小走驴上县。这头驴，原先是他的，土改时分给了人，这回是他又牵回了呢？还是借用的？那可摸不清。反正骑在驴上很威风，驴脖子的铜铃铛，“当哪当哪”地响着。他拴住驴，和犍子爹娘立在一起。

問案开始了。

犍子爹谁都不看一眼，他站在犍子娘身旁边。他心里乱的很，按犍子娘教的那么说呢？还是……他往后退了一步，蹲在地上。

周同志看了老二一眼問：“你是張老二，你先說說吧？”

“是是是！好好好！”老二用手絹擦了一下嘴。“犍子爹亲自找我去，说要卖给我二亩地，我开头真是没心买，他死皮赖脸的定要卖给我。我说亲亲眷眷的，还能叫他为难，这才接了他的文书。說定两石麦子，明夏交清，你看这是……”老二恭敬的把文书送给周同志。回头向犍子爹說：“哈哈！是不是这样？亲家！我要是说半句瞎话，嘴上长毒疮！”他提起手指，指了一下他的臊胡嘴。

周同志要犍子爹说话，犍子爹张不开嘴。犍子娘用脚尖踢了他一下，犍子爹才站起来。他把嘴张了好几下才說：

“我……我不愿意卖……我！”

老二搶着說：“地凭文約官凭印，这文书上的手印是誰按的？”

周同志叫犍子爹站到桌前，拿出一張白紙叫犍子爹再按个手印对証一下，犍子爹紅着脸，又按了个手印。一对手印

一点不错，周同志向犍子爹说：“不要说瞎话。老大伯，你再说说看！”

犍子爹的脖子也变成了红的，嗓子里好象塞着麻线团，再说不上话来。

“是官比民清，瞎说不顶事，亲家！要是歪着舌头尖打滚儿，下辈儿孙也不好！”老二插了这段话，两眼直盯着犍子爹。

犍子爹咬了一下牙根：“我……我愿意卖！”

“哈哈！这不就得了！”老二笑的又是嘎嘎响。

可是犍子娘却出了一身冷汗。这还怎么办呢？她的两眼转了个圈。

“同志！如今妇女也有自主权，他赞成卖，我不同意！”犍子娘的嘴里冒着白沫星。

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！”老二赶上去说。

“谁有本事谁当家！”犍子娘也不服。

“别吵！别吵！”周同志把大家压下来，然后看了老二一眼问：“犍子娘不愿卖地，你甭买啦？”

“同志！哈哈！这个……我也要积极生产过光景，他们的地比我还多，这……我如今也是贫雇农。”

“你放狗屁！”犍子娘用手指点着老二的脑袋。

“不准骂人！”周同志制止了犍子娘。接着又说：“根据大家供词，原告毫无要地之理由。暂定土地仍归被告张老二，原告若不服，出判后三天以内可以上诉！”

张老二点着脑袋退出去了。犍子爹也想走出去，犍子娘坐在椅子上动也没动。她气的浑身发着抖。她拍着桌子问：

“同志！你给我断的官司就不公，我看你的心没安正！”

“这是政策！”周同志指着书本红了脸。拿着书本敲着。

桌子說：“你不服上專署，別在這兒多囉嗦，走！”

“你斷不正我的官司我就是不走！”犍子娘再不知道說啥好了。犍子爹看了一眼周同志，硬把犍子娘拉出去了。

大院里，犍子娘罵着犍子爹：“你……你这个老沒出息的，你給我把文書要回來！你……”

周同志的心猛的跳了一下，两步赶出来，他心里虽說还憋气，臉上带着几分笑，去劝犍子娘說：“大娘！別吵了，旁的地里多上点肥也是一样多打粮食！”

犍子娘沒有回头，跟在犍子爹身后，冷清清的走出了县政府。

四

犍子爹娘坐在县政府門外一个墙底下，泪盈盈的吃着干粮，怎么办呢？犍子娘一时找不出了头緒，上專署告吧？路实在太远！……

犍子娘越想越气越伤心，看了躺在地下的犍子爹一眼，低声的說：“犍子爹！这地可是咱心上的肉呀！你不管凉不管热的……你知道这地来的多么不容易呀！起三更，睡半夜，开会、斗争、訴苦……你可摸不清底兒啦！按公道說，咱分不下这块地呀！为的咱是軍屬，干部們高待了咱呀！……你知道不，你……你駢呀似的干了一輩子，买过一壠地呀？……这……这是咱的果实地呀！……”她再也說不下去了，可是……她自己問着自己，这事就能算完嗎？不行！死也得和他干一干。她决定要去找共产党县委書記老赵去。这时的街上很烘火，有的人打着鑼鼓喊口号，有的往墙上貼标語，还有穿制服的干部，在給人們講話，犍子娘爹，顧不上看也顧不的听，只往前跑。他們到了县委会，老赵不在家，

犍子娘先叫犍子爹回家了，她要坐等县委書記。

第二天吃过早飯的时候，犍子爹已走近了村。但他不走回家，却走到“刮金板”地边去了。这时，他再也迈不动脚步了，对着肥实的麦苗，两眼发着楞，慢慢的走到了地里，看见一大块土压住了几棵麦苗，他用脚踢开了土，把麦苗扶起来。

犍子爹看了一眼地角的木板，上面“犍子爹之地”五个字还清清楚楚，可是他再不敢去看它了。他坐在地上，他想着往事：九岁上爹把这块土卖给了老二、十八岁上又租种回来。地原是黄沙土，一辈子爬在这块地里，一镢头一铁锹的耕种它，把枣核大的石头也拣去，亲手把地养种成了“刮金板”……这时，两滴眼泪，落在他手里的土面面上。

烏鴉哇哇的几声，犍子爹沉重的站起来。远远的看见張老二，背着把镢头，拿着一把枣格針往这儿走来。犍子爹移动着身子，走到另一块地里，躲在土坯垛的后边。

老二走到地里，放开大步走动。他又头一回在这地里留下了脚印。老二咬着牙根，“嘎啞”一声，一镢头掀出了地角的木板。“你穷人們的十八輩祖宗！”木板扔在老远的土坯垛上，板打坏土碎，一块土打中了犍子爹的脑袋。

“还了地还罵祖宗！”犍子爹心里象挨了蝎子螫一样的痛，肚里添了一股子火。

大早晨，天上飞着雪花，犍子娘坐在县委会的門口。县委書記老赵到西村处理了一个緊急問題，返回来走到大門口，看见了犍子娘。犍子娘赶紧立起来說：“老赵！我等了一天一夜啦！我有事找你！”

“走！到屋里去說！”

犍子娘到了老赵屋里，老赵給她扫了背上的雪。犍子娘

看了看老赵。她不知怎么的，坐在床鋪上，抱住了臉就是啼哭。鍵子娘是輕易不好流泪的人，这时哭的象受了多大委屈的孩子，見到了娘一样，沒命的哭。

老赵給她递过了一条新毛巾：“鍵子娘！鍵子娘！不要哭嘛！有問題你說說！起来！不要哭！”

鍵子娘擦了一下眼泪說：“老赵！我的亲人啦……”一句話沒說完，眼泪又流滿了腮。

“哭頂什么用！有話說清楚，別哭啦！”老赵把爐火往欢的撥了一下。

鍵子娘又把事由說了一遍。

“官司打輸啦？”

“是呀！老赵，俺問你，你可和俺說知心話，是不是咱們的政策又变啦！給俺过案的那个同志說，行自由‘买卖’地！”

“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的！”老赵說了这一句，閉起了眼睛又想了想，然后又問，“你知道鍵子爹因为啥卖地不？”

“唉！气火‘烟’了心，俺就忘了追問他，我回去問他去吧！”鍵子娘說着就想往外走。“別忙：你等等！”老赵一边拿起了耳机，搖了几下問：“法院老周嗎？……怎么……李院长到省开会还没有回来……你把最近处理的，有关土地案件整理一下，明天把全部卷宗交到檢查委员会来！”

老赵放下了耳机，又搖了几下：“喂！公安局……是閻局长嗎？我們明天开会，还要再把你提出的問題詳細研究一下。那种情形，各地已普遍发生了。喂！楊家庄張老二的材料，你們那里有嗎？……什么……公安員已反映来了一部份……好……明天見。”

老赵放下了耳机。回头对犍子娘說：

“犍子娘！你的事我們开会研究一下再說，村支部書記从专署受訓回村了，你叫他来一趟。还有什么意見沒有？”

“俺問你，給俺过案的那个周同志是不是黨員，俺覺着他的根底站的不穩，別的沒有了！”

老赵笑了笑說：“好的！你回去問明白犍子爹为啥卖了地，然后向村干部們說明白。”

五

犍子娘回了村，因为一路上身子受了凉，就病倒在炕上了。

又过了一天，支部書記从县上回来了，就到犍子家来。告訴关于張老二的事，他們预备开一个会来討論一下，然后帮着来把田要回来。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，說是犍子寄来的，他从邮政局代捎来。而且連信也拆开看过了，信上說：犍子他們已經打过了平壤城，消灭了美軍一万多。說过，便匆匆的走了。

犍子爹听見在朝鮮打了胜仗，心里寬了些。同时也发生了疑問，为什么早先打敗了，現在又打了胜仗。他虽不認得字，却也仔細的看着信紙。他想：“怎么这封又成了藍字，那封却是黑字呢”？他从炕席底下又拿出了先前的那封信，再看了看，心里盘算一定是老二搞的鬼，就向犍子娘說了。恰巧这时二寡妇也正好赶来打問犍子娘告状的事。犍子娘把二寡妇亲切的拉到炕上坐下說：“二寡妇，正好我想找你去，你为啥把皮大袄退給老二？”

“哟！我的亲大嫂！我可是不愿意呀！人家老二跑到山上对俺說：三次大战爆发了，什么……美国鷄什么蛋能吃了

日头爷。說中央兵、美国兵、日本兵都快打来了，分出去的地都要收回。俺这个胆小鬼，怕以后出事，俺赶紧的給他把皮袄送回去了。人家还逼着和俺要粮食哩，把俺愁死了。人家老二还說，不許叫村干部知道，要不——黑夜就拿石头把俺砸死了。你看看……”

“还有二狗家的毛驴也叫亲家偷偷牵回去了！”犍子爹也随着二寡妇这么說。

犍子娘心中明白了，她笑了笑，向犍子爹和二寡妇說：“張老二是地主，他嘴里还会說美国、蔣賊不行？你們就信他的話，再說，咱有解放軍，还怕他个鬼老二，唉！你們真是活傻子！”

“可不是！咱村有数的俺們这么几个胆小貨。軟处好起土，老二就往咱两家身上下刀子了，唉！真是……”二寡妇加上說。

犍子娘什么都清楚了，她跳下炕来，一面扎腰带一面說：“我去找找村长和支書，把話給他們說明白；这个老杂种真会搗鬼！非把他除掉了不可。”

二寡妇接着說：“大嫂！你們官司不是打輸了？……”
“輸了？輸給老二，日头就打西边出了……”說着拿上棍子，就又下了山。

这天晚上，全体村干部正在开会。談到了地主搗鬼的事，支部書記說：“根据各方面調查，老二这家伙活动的很厉害，只是还不了解他和那兒有联系！”村长接着說：“張老二經常进城，吃飯都是在‘东来兴’飯鋪，我們可以向县里反映一下，看他們了解的怎么样。”

正說着，犍子娘就赶到了。她一进門，向支部書記招了下手。要他出來說話。支部書記說：“我們正研究你的事

哩，你有什么話，就在这里說吧，沒有外人。”

犍子娘一五一十的，將老二改信的事，造謠騙回二寡如皮大祿的事，都說了个一清二楚。

犍子娘这么一說，全体干部都是滿肚子气，民政委員更生火，把桌子一拍說：“唉！我真該受处分，你們大伙上专署受訓，老二狗日的就造起反來了。說实話，我太麻痹了，想着全国解放了，咱們的天下就穩当了，还会出啥事哩？哪知道，地主們和老美是彈的一根弦，美国在朝鮮橫行，地主特务就在咱后方造反。我不是黨員，也是个干部……唉！犍子娘，这宗事我可对不起你老人家了！我提議，該立时抓張老二送县！”

“对”！全体干部一齐贊成。

支部書記接着說：“好吧！等会計劃一下再动手。”然后向犍子娘說：“大娘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們的会开到这里为止了。”犍子娘就答应着走出来，干部們也很快地計劃好了办法，分头去了。

六

老二打胜官司以后，自觉腰板更硬了。他甚至想，要做一個旗子。又一想，那个旧旗子还有的，土改时有没有搜走，可不清楚。于是他回到屋里，翻开了老婆的木箱子，东找西翻，再也找不見。

躺在炕上的胖老婆，抬起了脑袋問：“唉！你翻啥哩？”

“老从前門上挂过的那面旗！”

“是那个中間一块白，轉边长着狗牙的那个……我做了褲衩子啦。”胖老婆說。